

王火:以健雄之笔记录时代

□蒋蓝

王火(1927——),原名王洪涛。江苏如东人,中共党员。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名誉委员等。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等,《血染春秋》获全国首届乌金奖。

1 用生命谱写抗战史诗

迄今为止,我采访过王火老师三次。2013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首次采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王火时,他就坦言,妻子凌起凤于2011年去世后,他独自生活,仅由大女儿照顾一下饮食。他动情地告诉我:“老伴过世后,我就不大写东西了,说实话,我不大容易从悲伤中转过过来……”

凌起凤又名凌庶华,是国民党元老凌铁庵之女,曾任于右任的秘书,后来辗转回到大陆,与王火有情人终成眷属。王火小说《战争和人》的成功不能忽略凌起凤的重要作用。我看到他在书案上摆放着妻子的照片,时常擦拭,一尘不染。

王火知道我此行来意,提前将所有不同版本的著作清理出来摆在地上,目测约有近百种,看起来很有阵势。他蹲下来为我逐一介绍《战争和人》的不同版本。

2014年年初,王火将自己的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

藏。在家里所剩不多的物品里,有一块铭牌他十分看重:那是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中国作协颁发给参加抗日战争的老作家的,上面镌刻着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王火在《月落乌啼霜满天》(《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写下一句话:“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他的抗战经历与革命生涯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宝贵、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

王火原名王洪涛,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用“王火”这一笔名。这源于高尔基的一句话,“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他觉得“火”字简单又是红色,还可以烧毁旧世界。倏忽70年过去,这团火仍然熊熊燃烧。

1992年,著名作家、翻译家、曾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给王火讲授《英文新闻写作》的萧乾曾说:“(王火的)作品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社会的广阔图景。活跃在这幅现实主义画卷里的,既有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为国捐躯的热血青

年也有质朴、老实的劳动人民,作者也以更多笔墨勾勒了南京、武汉、重庆以及香港各阶层把自我生存作为至上目标的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可听其声、见其貌,了解其内心活动。人物写得不过分,不漫画化,笔墨恰如其分。作者紧紧抓住了历史的脉搏,生动地再现了昨天。同时,我们也可以借这面明亮的镜子,检视一下今天。因为今天毕竟是昨天的继续。”

王火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自由鼓与呼。王火十分推崇20世纪优秀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你离战火不够近!”王火对我回忆,老师萧乾曾嘱咐他:“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那就是要加入大量历史、文学知识的‘防腐剂’。”

王火耗时半个世纪创作的史诗《战争和人》获得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以及第四届

茅盾文学奖,目前有8个版本,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就换了六七个封面,该书还同时被收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和国作家文库等。2014年春节之前,王火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表达了其对《战争和人》的喜爱之情。这个作品现在还有人看,这让王火感到无比欣慰,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年年似水流淌,记忆中常有西窗烛光,虽不辉煌,却也明亮。静静思索,轻轻吟唱,生命化为纸上文章,日夜该有两个太阳。”

王火自言没有爱好,也不大注意锻炼。他偶尔看看电视,这一看就有些冒火:“‘抗日神剧’里,一颗子弹发出去,一把刀砍下去,鬼子立即毙命,甚至还有‘手撕鬼子’这样的情节……打仗真有这么容易吗?日本军人狡猾得很,我军战士也对抗得十分辛苦。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的历史!”他忧心的是,艰苦卓绝的抗战会不会被一些影视文化所消解?而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写出他所知道的真相。他一再强调:“不可忘记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



王火

3 用火照亮更远的路

王火有一个习惯,只要是读者来信,他一定要回复。遇到自己喜欢的读者,他还会在寄来的自己的著作上签名盖章,甚至送上自己的书法作品。

我早年购买过王火的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有一次特意带去请他签名。他拿着这本出版于1999年的著作,端详了一会儿,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终于他拿起笔,不仅写上“蒋蓝兄存证留念”题款,还盖上了印章。这是老辈学人的礼节。我喜欢这本书,恰在于作者诚恳而真诚地写下了自己在非常时期的全部经历、心态和反思。王火平静地对我解释:“它也许仅仅只能作为一部粗野的野史留存人间,但它是真实的。”

2014年年底的一天,王火打电话叫我去一趟。他交给我几页手写稿件,这是他为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所写的评论《精彩独特的文学踪迹史》。他谦逊地说:“我写得不好,但已尽力了。这极可能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手稿送给你,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文章很快在《人民日报》发表并引起了广泛关注。2017年春节前夕,王火参加了成都文学院创作扶持金发放仪式并传授自己的写作之道,为上百位中青年作家带来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我送老人回家途中,他则讲述了这样一番话:“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时代潮流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社会、思考生活。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更能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至……”

岁月之水托举着火焰,浩浩汤汤。王火的火,将继续照亮更远的路。

2 用经历讲述“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

近年,王火完成的70万字回忆录《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版),无疑是他晚年的巨作。书中所写的人和事,都是他亲历、亲闻和亲历。

《九十回眸》是一部由王火及其家庭、家族辐射而成的百年中国小史,书中文章都是以真实人物为主线或脉络写成的。王火认为,不是亲见亲知的事不可编造,没有去过的地方、不了解历史和人物来由就无法下笔。

《九十回眸》是一部“如是我闻”的大书,更是一部忠实记录历史、展示个人思想的真书。“小时候我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而且,黎锦晖还是我哥哥的干爹……”王火在记叙大半生经历的过程中,不断对这段历史提出追问,进行清晰的思想深犁。该书最大的特色表现在:其一,是他对近现代中国所

历经的迂回曲折,且仍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的民族根性的发现——像节振国、李秀英这样的人物流出不穷,他们葆有“中国式脊梁”的钙与盐。其二,这是展示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壮歌。一个人为了理想,九死而不悔。他做到了努力、认真、善良,不辜负自己的禀赋,将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经历提纯为经验,由此打通了自我世界与大千世界——“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

现代作家的回忆录里,涉及私人情感往往语焉不详,但王火的《九十回眸》却以大篇幅的细腻笔触,书写了自己的情感史。王火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令人荡气回肠。他们于抗战大后方相识相爱。1949年,凌起凤随父母远走台湾。在鸿雁传书都很困难的20世纪50年代,王火曾被要求立即断绝“海外关系”,经过思考,他坚定地表示:“我要革命,也要爱情!”凌起凤经过百般努力,终于从台湾到达香港。为不连累家人

和“保人”,凌起凤在香港上演了一出假自杀。当时的卖报人如此叫卖:看台湾来港妙龄女郎投海自杀、凌庶华(即凌起凤)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就这样“活着”进入了大陆,有情人终成眷属……王火对我解释:“这件事不光是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拥有很好的生活,都毅然放弃。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就是以妻子凌起凤的故事为创作灵感。“文革”爆发后,由于家庭以及写作的原因,王火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到自杀,也是凌起凤劝他要冷静思考,“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我们走了,孩子怎么办。”他坐到凌晨,跟妻子说再苦也要支撑下去……在那个特殊时代,两人书写了这段爱情的传奇。

在《九十回眸》里,王火写到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酒井隆,以及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梁鸿志、丁默邨、盛文颐等人,他用笔生动

而准确地将这些战犯和卖国贼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由此可见王火强烈的爱与憎。

王火的老朋友单本(王善本)为该书作序,他认为《九十回眸》是包含作者亲身经历、思考、体验的历史人生见闻,也是一部作者接触过的100多位人物的往事合集:“时至今日,近距离看到过蒋介石、汪精卫又看到过毛泽东的人恐怕不多。率先报道南京大屠杀又看到过审判日本战犯和审判大汉奸的人也不多!有谁亲自采访过胡适和于右任这样的人物,又给陈望道做过助教!”

在我看来,王火的《九十回眸》涉及的时代跨度之大、人物之广、思想言路之丰富,无疑为当代文学回忆录研究提供了一座富矿。与《战争和人》一样,《九十回眸》记录了在巨大历史变动中,作家的命运沉浮和情感轨迹,留下了王火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王火的作品洋溢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气息与文化自信,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青年更深刻地理解历史。